

安宁 著

水北天南

不求被全世界宠爱
但求这一生是你一个人的例外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水北天南

安宁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北天南 / 安宁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399-9976-0

I . ①水… II . ①安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0141 号

书 名 水北天南

著 者 安 宁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黄靖文 戴晨茹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x 1230mm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29 千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976-0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「目录」

C o n t e n t s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初来乍到 / 005

第二章 破茧而出 / 023

第三章 魂牵梦萦 / 041

第四章 少争一着 / 061

第五章 社会复杂 / 085

第六章 背着希望 / 105

第七章 缺一不可 / 129



「目录」

C o n t e n t s

第八章 打回原点 / 151

第九章 兵不血刃 / 169

第十章 天涯三隔 / 187

第十一章 爱的是谁 / 207

第十二章 深不可测 / 227

第十三章 灯火阑珊 / 245

波桥未尽行人尽 / 259



楔子

在广州的珠江江面上有七座风姿各异的桥，最西面那座叫人民桥。

几座桥梁里以它至为寻常，既没有钢索斜拉的特色，也没有附带传奇式故事，夕阳余晖下，它永远显得沉静古朴。

但在朴素的人民桥方圆一里内，却有着全城最美丽的夜景。

河水弯又弯，无声轻说变幻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宽阔江面泛着一波一波浅浪，水色比天色还暗，缠绕在江畔行道树枝丫上的绿色霓虹灯全部亮起，像一条碧翠无比的玉带，分外华美妖娆。

人民桥北面桥底，沿江路的尽头，往西是一条凌空几米高掩映在树簇中的弧形高架车道，车道专为矗立在三江交汇处最美丽江畔的白天鹅宾馆而设计，沿道驶到底便是这家五星酒店的大堂门口。

与车道入口处几米之隔，是一座架在支流上的小小拱桥，从桥上走过去便进入沙面岛，经过枝叶繁茂的参天古柏，沿着曲径往里一路绿树环生，此处从前是英租界，如今是使馆区，内里建筑极具西洋特色，环境异常幽静雅致。

步行五分钟即可见左手边一座泰式餐馆，与香港的酒吧街同名，叫兰桂坊，在这僻静深巷中生意好得出奇，连日常中午也需等位叫号。夹在兰桂坊和江边情侣路之间，绿树环绕的大片空地，是一整排网球场，即使夜里也白灯如昼，不少人在场内奔跑着挥汗淋漓。

沿着兰桂坊往前行是间名为露丝的西式餐厅，带着可以露天就餐的花

园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在此营业。露丝是老板的名字，一位香港富家女，据说这家餐馆开张时她还只有十八岁。

露丝吧过去是玫瑰园，玫瑰园里并没有玫瑰，向左方穿过它设在路边的园门，里面其实是连着露丝吧室外餐园的大片公共绿地，要走过长长一段路到达水面江边，才是玫瑰园的营业之所，露天下一张张原木桌子依江而置。

过了玫瑰园是宽阔的地面停车场。

沿着停车场漫步到尽头便是白天鹅宾馆的侧门，这座酒店有着全城最奇特的大堂景观，岫石飞瀑，绿葵森植，曲桥荷鲤，推门进去时清幽之意扑面而来，仿佛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环境里，宁静沉和。

酒店高楼朝向人民桥方向的外墙上，饰有整整一面墙的巨幅霓虹灯布景，在不同的节日会秀出不同花式造型，夜色下七彩流光，繁茂树丛绿暗红明，浸满霓虹倒影的水面似透明琉璃，加上江心不时有如彩蝶斑斓的美丽游船过来，数者交相辉映，瑰丽到了极致。

与白天鹅隔江相望的对面，亦即人民桥南边，滨江西路的尽头，是开放式的洲头咀公园，郁葱成荫，古榕奇塑，小道曲径畅通无阻。

从这处绿地往人民桥方向走回去，大约一里路的江畔，雕栏玉砌，行道阔直，花圃围香，闲椅疏间，一派宁静悠然，旷阔江面更是视野无阻无碍，看远处一水平川，帆影点点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挨着江边行道花圃的是四车道长长笔直的滨江西路，马路另一边便是极有名的新广州酒家，每天清晨六点已有人在门口等它开门营业，上楼去点一盅茶，几样精致点心，大厅里嘈嘈切切，这便是粤式早茶文化。

不对外开放的国际海员俱乐部与广州酒家比邻而立，从俱乐部过去是间西餐酒廊，有着长长的落地玻璃墙，日落时分在里面选一个靠玻璃的位置，可以看天空水阔下的黄昏。

再过去便是三十多层淡蓝色外观的海天大厦，外表像普通菱柱体，内

里却十分独特，环着柱体圆周一层十六户，柱体内部则为中空，仅每隔几层会凌空架设一个支撑平台，站在过道里，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浅蓝色的天空。

大厦里依江一面的高层住户，推开窗便是无限风光，珠江对面的兰桂坊、网球场、白天鹅……整个沙面尽收眼底。

滨江西这一小段江边全是低矮的老式建筑，只除了这幢海天大厦，以及大厦侧后方十几层高的远洋公司宿舍。走进远洋公司宿舍后面，巷子里的老广州人家，古老的横栏木门盈溢着怀旧的西关风情。

过了海天大厦是家本地餐馆，叫老华酒家，酒家再过去是几家时时换老板和名字的酒吧，再往前的桥底边上则是多少年前红极一时的夜总会，曾招待过无数商贾名流、高官贵胄，如今却只剩下一栋五层高带宽阔停车场的破败废墟。

从桥底斜长的浅石阶一步一步往上行走，便到达人民桥上。

人渺影清，站在桥中央看向江心，每年除夕的夜晚，都有百万烟花在斯处盛放。

开时漫天璀璨，一朵朵繁华烟色，像从星河乍然幻降。

谢时，在绝响余音中刹那消无，如同最美丽的传说，最后还是归零落幕。

◆ 第一章 ◆



初 来 乍 到



八月骄阳似火。

飞程银通公司会客室里的冷气却冻得叶安之想添衣。

椭圆大桌四周整齐摆放着一圈旋转椅，寂静宽阔的空间内除她外再无一人。

领她过来的人事部经理已经离开，那位胸前职员卡写着“许冠清”三字的年轻秘书送了杯水进来后也已出去，然后虚掩的门外有细微声响，似乎有人拨通了电话，问对方什么时候回来，几秒后答声“知道了”便挂掉。

安之慢慢地小口地饮着塑料杯里冰凉的水。

没多久，外面响起繁杂的脚步声，夹着说笑声，似有不少人回来。

隐约听到许冠清说：“关总，曾总今天约了人来面试，但是他现在才正从深圳回来，可能还要过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，那个应聘的女孩子来了挺久了，你是不是先见一见？这是她的简历。”

门外静了静。

然后一把温和的声音道：“请她来我的办公室。”

安之手中的杯子一顿，凝神侧耳，可是外面已经没有说话声。



随即门被推开，许冠清站在门口向她示意。

安之起立，跟随在她身后出去，看看表才过去二十分钟，心想，这次运气不错么。

半个月前在另一家公司，她如约十一点上门，对方说老总外出午饭了，让她等一下，这一等就是四个小时，直到下午三点，才来说老总已经回来，拿份表格让她填写。这种招聘表多数是例行公事，但她还是逐项填得工整认真。

最后看到一条问题：“你对未来五年有什么规划？”

她毫不犹豫写上：嫁个好丈夫，解甲归田，回家相夫教子。

负责接待的小助理拿了没细看就带她去见老总。她坐在那位先生的对面，他一边拿过办公用的文件，一边满不在乎地隔一两分钟随口抛出一道问题，姿态流露出轻慢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拿起桌上她的资料翻了翻。

这不经意的一看，脸便有些绿，终于抬眼看她。

安之心底爆笑。

是，她知道有些公司故意让来人等好几个小时，以测试应聘者的耐心，但安之始终认为，任何测试皆应以互相尊重为前提，平白无故浪费他人时光完全没道理。

不过十分钟，安之便被请出门去，这样小小回敬的玩笑当然不获欣赏，反会令人觉得她态度不端。但安之不在乎，她虽然渴望获得工作，却无意过于委曲求全，而且，那句话本来就是安之最真实的理想，是她最内心的答案。

奈何这个都会的招聘形态很荒诞，只看应聘技巧，而不管真假虚实。

收敛心神，她轻轻敲响那位关总办公室的门。

“进来。”和悦的嗓音从一门之隔内传出。

安之的眉心微微蹙了蹙，推门而入。

办公桌后的人抬起头来。



他的脸颊勾勒出明朗的线条，五官柔和俊俏，菱唇边沿仿佛隐约含笑，看上去才二十七八的样子，对他所坐的那把大班椅而言这个年纪太过年轻，然而与他身份最不符的还是，那双冷然的眼眸深处，似暗波浮动着一丝与生俱来带点桃花色泽的温柔。

安之几乎怔住。

关旗陆放下手中简历，对立在门边的她微微一笑：“来，请坐。”

她把门关上，慢慢走过去，拉开椅子坐在他对面。

关旗陆的眸光在她脸上凝定了几乎半分钟。

当他再开口时，微笑着柔声说的是：“好久不见，小师妹。”

乍见他的震惊情绪缓慢退去，安之的戒慎也随之放松下来。

“是好久不见了，师兄。”她说。

叶安之和关旗陆就读于北京同一所大学，她读对外贸易，那年刚考进大一。他读国际金融和经济法双学位，比四年本科要多读一年，当时已经是最后一年。

安之的大学生活曾十分多姿多彩，最轰动的莫过于入学伊始即名花有主，但那个人不是关旗陆，是与安之同班的一位很出色的男生，只可惜那段感情维持不到三个月。

安之与关旗陆认识是在同乡会上，然后有一次她和室友宋清妍吃饭时偶遇他，宋清妍对他一见钟情，安之穿桥搭线欲成两人好事。关旗陆毕业后回广州后，为了女友还向公司申请调到北京工作一年。

后来宋清妍在读大三时出国，他便也回了广州，偶尔到北京出差，还是会回学校来请院长和系主任等领导吃饭，顺道也给安之带些新鲜荔枝、中秋月饼之类的礼品。

再后来安之听说他去了美国，从那以后便失去联系。

没想到世界原来这么小，而地球果然是圆的。

“一眨眼你这个小丫头已经毕业了。”关旗陆双眸闪光。



安之按捺不住心里的疑惑：“你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？”

“我姑妈是飞程集团的董事长夫人。”关旗陆直认不讳。

安之“啊”了一声，脱口道：“原来你是外戚。”

关旗陆轻声失笑，视线从眼前的清盈双瞳掠向她削得丝丝碎薄的短发，依旧个性飞扬，然而这时尚发式却也将她灵气的脸衬得异常天真。他开始有点醒悟，为什么以她的内敛和优异在毕业一个月后还寻不着合适的工作。

因为容貌气质太过纯净，只需手边多个书包，她便像极了高中还没毕业的少女。

“还跟以前一样喜欢运动吗？”他闲闲地问。

安之弯唇一笑，那笑容像一道阳光落在她的脸，灿烂而明朗，令关旗陆不自觉眯了眯眸，想起以前她在校园里，每遇见熟人时总是这样迎面一笑，习惯性说声“嗨”，意态潇洒自然，让人……为之心折。

“毕业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，找不到人一起玩。”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滨江西路的尽头。”安之答。

关旗陆暗暗一怔，随即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无敌江景的好地段。”她交了富贵男友？

“还好了，我爸爸是海员，单位老早分的房子。”

关旗陆眼睫眨下遮去瞳仁闪起的一丝亮光，果真还是那么心无城府。

他笑道：“滨江西的对面有网球场，什么时候我找你打球？”

安之喜形于色：“你说沙面？那可是我的地盘，你过来我请你吃兰桂坊的烤乳鸽。”以前是十年如一日的超值特价，才九块八一只，如今物价飞涨，已经变成二十九块八了。

关旗陆但笑不语。

他始终没有问她套式问题，闲聊一直进行到许冠清来敲门。



“关总，曾总回来了。”

关旗陆“唔”了一声，神色不动的面容上眼睑一低，目光中似掠过什么，一会儿后，才拿起桌上安之的简历递给许冠清：“你带叶小姐去见一见曾总。”

安之起身，笑着和他道别。

关上他办公室的门时她合了合眼，脸上浅浅的笑容迅速褪得一干二净。

她跟随许冠清走进另一间办公室。

一进去安之的直觉立刻示警，坐在大班桌后那位约摸三十出头的副总经理脸有些沉。

一刹那安之觉得自己就像市场上待宰的猪肉，需待买客一翻再翻后才决定入不入手，有些屈辱，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。

她小心礼貌地问好：“曾总。”

曾宏瞥她一眼，抽过许冠清手中的简历，随便翻了翻后还回给她，说道：“既然关总已经面试过了，那就按关总的意思去做，这件事不用问我了。”

安之一怔，还没明白这话的意思，许冠清已经示意她一起出去，让她等在自己的座位旁，许冠清再度进入关旗陆的办公室，门被掩上。

“关总，曾总说这件事不用问他，让你拿主意。”许冠清的说话中透出困惑不解，明明是曾总自己要招的人，怎么一回来连谈也不谈就说不管了。

关旗陆笑了笑：“把她的申请表给我。”

这次要招的是曾宏的私人秘书，许冠清年轻不懂，以为两位老总谁面试都一样。

但关旗陆明白，好比每头狮子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，曾宏要招的人他不应该插手，所以在许冠清向他请示时他本打算回绝，就让应聘的人等到曾宏回来好了，然而当眼光掠过许冠清手中简历上的名字和照片时，他即刻改变了主意。



现在的结果，也早在他预料中。

曾宏的言下之意已很清楚，关旗陆面试过的人他不要。

高层领导之间的微妙就在于，这个意思曾宏绝不会明说出来。

不管机关或企业，只要身为领导都会有类似的默契，谁沾过手的事就留给谁收尾，同阶大多不会“捞过界”，不会在别人率先过问了某事后自己还去提诸多意见或作出定夺，因为那很容易得罪人，搞不好以后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
这种权位均衡和势力划分早约定俗成。

所以，不管关旗陆有心或无意，事实就是，这次他侵越了曾宏的界线。

在安之的申请表上写下“同意”二字及职位薪金，关旗陆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“安排她做市场助理，告诉人事部给曾总另外招一名秘书。”

许冠清出来后问安之：“下周一来上班有无问题？”

心头直觉说不，可是理智告诉安之，她本是为了这份工作而来，如今难得顺利被招进去，应该好好把握机会才是，她清声应道：“没问题。”

飞程企业是个分公司遍布全国的大集团。

外界一直传闻集团内分两派势力，一派拥护董事长的独生子司寇，另一派则归顺董事长的第三任夫人——司寇的继母，同时也是关旗陆的姑母——关访茗，至于那位最高老大董事长司淙本人，据说对集团里这种隐隐约约的明争暗斗一向睁只眼闭只眼。

关旗陆所领导的飞程银通是集团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，主要业务对象是金融类大客户，办公室安在天河北的天欣广场，占去一整层楼。银通有两位高管，除了统筹运营的关旗陆以外，还有就是负责业务的副总经理曾宏。

入职第一日，许冠清告诉安之，她的工作直接向关旗陆汇报。

虽然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安之还是隐隐觉得这种安排不合情理。她既



不是部门经理，又不像许冠清身为关旗陆的秘书，一个小小的助理为什么会是老板的直接下属？

中午休息时，她敲开总经理室的门。

关旗陆抬首看向她。

那一刹那她脑里产生混乱，不知该如何称呼他，最后很生硬地叫了声“关总”。

出口那一瞬，似乎两个人都觉得些微的别扭。

极快地关旗陆神色已如常，坦然接受她对他的称谓，只是问：“有事？”

他指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，示意她坐下。

“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直接由你管辖。”她开门见山。

关旗陆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温言道：“一方面集团里本身就有市场部，另一方面因为银通主营一对一的大单子，所以我们公司一直没有单独设立市场部，这部分工作主要由产品和业务部门分担。但是随着客户越来越多，市场方面的工作显得越来越紧迫，我早有想法要招一名市场助理，只是因为最近工作忙才耽搁了下来。”

原来是新设立的职位，但也没必要——由他亲自督导吧？

看出了她脸上的疑惑，他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：“以前公司里的习惯是接到一桩生意就找供应商谈一次进价，虽然通常都能拿到很好的折扣，但是过程繁琐。随着业务扩张我们和厂商的接触越来越深入，接下去我计划和一系列厂商谈定行业代理权，把几年内的价格一次性敲定，其中涉及代理协议等各种材料，这些都需要你为我准备，以后和各大厂商之间的联络也会由你跟进，你直接向我汇报可以省掉不必要的沟通环节。”

关旗陆倾身向前，双眸对上她抬起的清眸：“我做事只讲效率和结果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来和我说中间过程有多苦，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一样会在试用期里把你开掉。”